

猶太小說集

魯彥譯



新
太
小
說
叢
書



猶太小說集

魯彥譯

開明書店

文學週報社叢書

1927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版

【文學週報社叢書】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再版

.....
版權所有
.....

譯 者 魯 彥

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

發 行 所

上 海 望 平 街 中 開 明 書 店

■ 猶太小說集

實價大洋五角

外埠酌加
郵費匯費

序

近代猶太文學的勃興是在十九世紀的後葉，在這不到一百年的短促的時期中，牠的進步的迅速真令人驚異，把牠和有千百年歷史的他國文學一比，我們決不會覺得牠有什麼遜色的地方——有時幾乎還覺得牠特別可愛。

在十九世紀初葉和那時以前，希伯萊並非沒有文學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，但那時的作家用的都是希伯萊文字，一種過去的，漸爲他們本國人所不認識的將死的文字，因此那時的文學可以說是智識階級的專有品，於一般民衆沒有什麼關係。到了十九世紀後葉就不同，許多作家都決然拋棄希伯萊文而用猶太文了。這猶太文以先原是在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所用的一種土語，極像德國話——有的甚至說本是中萊因河地方的

德國土語——後來由德國而波蘭，由波蘭而俄國，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說這種話，都認識這種文字，成了猶太人的國語了。因此近代猶太的文學可以說是民衆的文學，真正猶太人的文學。

第一個開闢這塊地畝，而且得到很好的成績的大約要算是阿白臘摩維奇（S. J. Abramovic）接着是斯攀克透（S. ek o）臘夷金（A. Rajin）提耐藏（Din zohn）腦姆正格（N bere）等人。

隨後，近代猶太文學的兩顆明星出來了，這就是俾萊芝（I. L. Peric 51-1915）和夏虜姆阿來漢姆（Salon-A. hen 1873-195）。

俾萊芝的短篇小說非常的出名，他在近代猶太文學界是第一個短篇小說的作家。他的作品瀏亮而含深切的意思，悲憤而不失望，給了近代猶太文學一種新的心靈。他又做過許多詩，都很美妙。

夏虜姆阿來漢姆的真名叫做臘皮儒維奇（S. I. abinovic）他是近代猶太作

家中的唯一的諷刺作家。他的作品幾乎沒有一處猶太人的家裏不讀。他專門寫希伯來人最可笑的事情，使人發笑，但這笑並非平常的笑，是着眼淚的笑。他的作品的名言是：「笑可以醫病，醫生勸人常笑。」因此凡一切失敗和不幸，他都不哭，只是笑。他笑着生，他笑着死。他將死前曾爲自己做了一篇墓誌，大意是這樣：「這裏葬着一個平常的猶太人，他曾爲男男女女們著了一些書，鞭笞着工人，醫生，商人或教授等等，誰也不寬恕。」的確，他什麼都描寫，什麼也不避忌，在談諧中藏着深刻的諷刺，使你感到沉痛，又使你禁不住着淚大笑起來。他又是一個大詩人，又是戲曲家，又是批評家，近代猶太文學的根基到了他手裏可以說已被他築了起來，而且非常的堅固了。

這兩個人以後，猶太文壇上最著名的要算是賓斯基（David Pinski 1872）阿胥（Solom As 1870）考白林（Léou Kobrin）賓斯基以戲曲家著名，但短篇小說集誘惑也非常爲人所愛讀。阿胥是一個戲曲家，也做小說。考白林則長於長篇小說。

近代猶太文學有一種很顯明的特色，就是人道主義。這大概是因爲散處在各國的

猶太人都受各國當局的嚴厲的壓迫，生活十分艱苦，所以許多作家都呼號着，攻擊着，要求往人道主義的路上走。

這一冊小說集裏的作品多是從「世界文學書」之四希伯萊小說集中譯出，原譯者是湖趣尼克 (*Is. M. Gik*) 只有中學校是從別一種書上譯出，原譯者爲柴孟霍夫博士，七年好運由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世界語傳命使 (*H. Rold de Esperanto*) 半週刊譯出，原譯者爲由呂斯泰 (*J. J. Lys*) 搬運夫由無國際性評論報 (*Servicio de Reunio*) 中譯出，原譯者爲丹姆貝 (*D. Danq*) 資本家的家屬由萬國語月刊 (*Lingvo Internacia*) 中譯出，原譯者爲克拉夷芝 (*J. Kraiz*) 我所重譯的全是根據世界語譯本。

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，在上海，魯彥。

猶太小說集目錄

序

夏虜姆阿來漢姆作

臘伯赤克……………二

中學校……………二一

訶夏懦臘婆的奇蹟……………四七

不幸……………六三

寶……………七〇

創造女人的傳說……………七二

俾萊芝作：

靈魂……………七四

姊妹……………九一

七年好運……………九七

披藏謝標姆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又用絞首架了……………一二

和爾木斯與阿利曼……………一七

賓斯基作：

搬運夫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泰夷琪作：

資本家的家屬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Šalom—Alehem

——夏 魔 姆 阿 來 漢 姆 ——

臘伯赤克

——希伯萊的諷諭——

一

臘伯赤克是一匹和平安靜不咬人的小白花狗；牠不像別的狗似的愛從後面去追襲或人，撕裾或咬足。只要人家不動牠，牠便滿足。但是遇着牠的人都要追逐牠，棍打臘伯赤克，腳踢臘伯赤克的背脊，向臘伯赤克拋石或潑污水——那是一切人的遊戲，彷彿是一切人的責任。臘伯赤克被人打時並不像別的狗似的立刻『露牙』反抗，不，每當打下來的時候，臘伯赤克便一直伏到地上，『啊嚏，啊嚏！』的叫着。打過後，牠便垂着尾巴逃去，

躲在屋角裏捕着狗蠅沉思了。

二

臘伯赤克是誰？牠從什麼地方來？——這難得知道。所能知道的是，牠一向是在那院中，這一定是牠走錯了路，失去了舊主人，所以又闖到了一位新主人，永久的留在那裏。

有時你在街上散步，常遇到在路旁走着的小狗一步一步的跟着你。「真討厭！你想，舉起手來朝着狗：『滾開！』那狗便站住，側一側身子，如被人家批頰的人一般，隨後又跟着你。你彎身向地，揮一揮手，彷彿向牠拋石頭似的，但是沒有用。你站住了，腳注視着狗，狗也站住了，腳注視着你；你們便沒有話的相對看着。你睡着走了——狗仍跟着你。你不耐煩起來，拿起棍子，怒氣冲冲的向牠跑去，那時狗便想出了一種方法：牠躺倒地上，四腳朝着天，發着抖，定睛的看着你的眼睛，彷彿說：『我就在這裏！你要打我嗎？——打罷！』我們的臘伯赤克就是那一類。

三

臘伯赤克不是饕餮之徒，屋內的東西牠是一點也不去動一動的。臘伯赤克知道桌下的東西是屬於牠，此外便不是牠的事。真的，據人家說，牠在年青的時候確有一點放肆。牠有一次試驗過，似乎無意的，——從肉甌裏偷出來了一隻鵝腳，但恰被女廚子伯臘綺瞧見了。牠是一個有黑鬚的猶太女人，她開始大喊『阿綺銳克！阿綺銳克！阿綺銳克！阿綺銳克！』來到的那一分鐘，正是臘伯赤克咬着鵝腳要逃出門外去的時候。一到門限上，阿綺銳克便用門將臘伯赤克的身子壓住，一半在門的這邊，一半在門的那邊。於是他們便熬熬的「款待」牠在門的這邊。阿綺銳克用棍子打牠的頭，在那邊伯臘綺用木頭打，而且不停的叫着：『阿綺銳克！阿綺銳克！』從那時起，牠的腦中便留了一個記憶：一當或人向牠走來，對牠說『阿綺銳克！』的時候——牠便逃到鬼也沒有到過的地方去了。

來到了。臘伯赤克一見那些人，便開始向他們訴苦，將斷腳伸給他們看，彷彿說：『呵，看哪，巴臘斯珂怎樣對待我呀……』臘伯赤克以爲人家會同情於牠的，以爲人家一定會爲了這件事情割去巴臘斯珂的頭的；但是臘伯赤克錯了，全羣的人都鬨笑了起來；生着鬍鬚的伯臘綺儒手中拿着一個厚子也從廚房裏跑了出來，她用一隻赤露的肘抹着鼻子，說：『斷了牠一隻腳嗎？——很好……』喜歡惡作劇的人也開始呼哨着追逐牠起來。巴臘斯珂又來到了，她又『改善』了牠的命運；她在牠的身上倒了一桶滾水。臘伯赤克重復狂叫起來：『阿嚏——阿嚏——阿嚏——阿嚏——阿嚏——阿嚏——阿嚏……』在這時內，牠跳着，打着滾，咬着自己的尾巴，而且用了可以使捉狹的人的笑聲更高的那種聲音不停的叫號着。一遇到三脚跳着的臘伯赤克人家就在『可敬的記念上』贈牠幾下棍子。臘伯赤克叫着，拖着腳，拐着跑了。那些惡作劇的人用棍子和石頭追逐牠，大喝着鬨笑着，呼哨着將牠趕出了，趕出了鎮外，直到磨坊的後面……

五

臘伯赤克一面逃一面想，這一生不回到這鎮裏來了！脚帶牠到什麼世界去，牠便跑到什麼世界去。牠跑了又跑，跑了又跑，最後進了一個村莊，遇到了許多村狗。村狗們圍起來嗅着牠——『歡迎之至，狗兒！』他們說，『你從那裏來？你的背上是什麼「畫」？那好像是一種火傷罷？正在那皮的中間嗎？』村狗們驚異的說。

『唉——不必問了！』臘伯赤克顯着憂鬱的容貌對他們說，『講起來太長了，不能在你們這裏過夜嗎？』

『啊，不勝欣喜！』村狗們說，『街路夠大了，天空還要大。』

『你們在這裏怎樣得到食物的？』臘伯赤克問，『你們用什麼充飢，當肚子需要食物的時候？』

『謝上帝！』村狗們說，『污水是到處都有的；在肉內，上帝又創造了骨頭，願他們，願